

詩 論

艾 青 著

詩 論

艾 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卷数 460 字数 147,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frac{7}{16}$ 插页 2

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55000 册

定价(7) 0.70 元

目 次

第一輯

詩到街頭	2
關於詩的一封信	7
談談寫詩	20
不是詩	33
談大眾化和舊形式	40
談工人詩歌	54
多寫朗誦詩	76
詩與感情	78
詩的形式問題	85
和平書簡	117
戰士和詩人	122

第二輯

詩論	130
----------	-----

出發	130
詩	131
詩的精神	132
美学	135
思想	140
生活	142
主題与題材	144
形式	146
技術	149
形象	155
意像、象徵、联想、想像及其他	157
語言	159
道德	163
服役	164
創造	170
詩人論	174
詩与宣傳	193
詩与時代	198
後記	204

第一輯

詩到街頭

——為“街頭詩”創刊而寫

一

勞動者是文化的創造人。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文化從特權階級奪回來，交還給勞動者，使它永遠為勞動者所有。

二

把詩送到街頭，使詩成為新的社會的每個構成員的日常需要。假如大眾不需要詩，詩是沒有前途的。

三

詩必須成為大眾的精神教育工具，成為革命事業裏的宣傳與鼓動的武器。

四

詩人應當毫無間斷地關心勞動者，傾聽勞動者的話，注意勞

動者的事情，留心發生在勞動者之間的每個新的事件。只有這樣，才能使詩的內容與形式日益豐富與擴大，才能使詩富有生命。

五

讓勞動者在牆報上看見他們所了解的話，看見他們所知道的事情，讓勞動者歡喜詩。

讓勞動者從牆報上讀到自己的名字。詩原是屬於他們的，一切藝術原是從勞動開始而又屬於勞動的。珠寶是屬於撈珠人的，却被偷竊了，而且被鎖在保險箱裏，或者掛在因閒空而發胖的女人的項頸上。

六

把詩和政治密切地結合起來，把詩貢獻給新的主題和題材：團結抗戰、保衛邊區、軍民合作、繳公糧、選舉、救濟災民、整頓三風、勞動英雄和戰鬥模範等，使人們在詩裏能清楚地感到今天大眾生活的脈搏。

七

提倡寫給勞動者看的詩，更提倡勞動者自己寫的詩，提倡不離開生產的工農兵大眾寫的詩。

八

讓詩站在街頭，站在公營銀行和食堂中間。讓詩和勞動者發生關係，——像銀行和食堂同勞動者發生關係一樣。

九

自從知識被少數人所佔有以後，就像財產一樣，被披上了“神祕性”，好像是一個“聖处女”似地不可侵犯。現在是要把這“神祕性”完全揭去的時候了。應該打開書庫像打開穀倉一樣，讓書籍受到陽光，而且被流着工作的汗的粗手拿起來。

一〇

有這樣的事：一些農村裏的佃戶或自耕農的兒子們，在城市念了幾年書，他們的父親到城市去看他們，有些同學問他們那些莊稼人是誰，他們說是他們家裏的長工，——不承認是他們的父親。

文學藝術的叛逆行為也和這一樣。那些紳士們、教授們、詩人們，都以為文學是貴族的东西，以寫得使大家不了解為光榮；他們嘲笑一切寫給大眾看的东西為“粗俗”，或者有意無意地無視它們，抹煞它們，甚至給以冷嘲，使文學變成了統治者的第四個姨太太才算滿足。

文學藝術只有從那些“紳士”、“教授”、“詩人”……的包圍裏掙脫出來，才能同時從頹廢主義、神祕主義、色情主義的泥沼裏

救出自己。

—

只有詩面向大眾，大眾才會面向詩。應該終結那種專門寫給少數幾個人看的觀念了，那種觀念，是封建文學者的觀念。

在革命的意義上說，文學以它所能影響的程度決定它的價值。

—

充分肯定大眾的日語的口語，是文學語言的主要素材，並且努力使之合於文法——減除那些曖昧不清的話語，保存那些簡樸的話語——吸收到詩裏來——它們將是詩的豐富的營養。

文學的貧血，是大多數作者脫離生產、脫離廣大的社會生活的結果。現在已有了這樣的危機：一個剛剛開始練習寫作的青年，都學會那一種弱不禁風的文体了。他們的東西，一開始即失去了自然的粗獷和野生的力量。這樣的文學青年，當然渴望着做“作家”，努力學着既成的所謂作家的那一套，終於一天天地和大眾遠離。他們的作品像出於一個閨秀的手似的纖細。我非常嫌惡這種傾向。

—

與其“纖弱”，毋寧“粗糙”。——後者常常是生命力過於充溢的結果。

為了要把文學交還給大眾，讓那些“紳士”、“教授”們、“詩

人”們皺眉吧！——總有一天他們將要哭泣！

一四

从惠特曼、凡尔哈仑以及馬雅可夫斯基所帶給詩上的革命，我們必須努力貫徹。我們必須把詩成为足够適應新的時代的新的需要的东西，用任何新的形式去迎合新的時代的新的需要。

一五

新的詩人將从大众中產生。而我們，我們是一个助產士。在这意义上，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愉快与敏捷來从事工作。

一六

詩的語言、形式、風格，將由大众化運動的實踐中，帶來变化与改造。好的东西，將可以預期地被發現。

在丰富的实生活中，在廣大的寫作青年的努力中，“狂野的、特殊独創而美麗的詩”（拜倫論柯勒立治語）將會產生。

1942年中秋節。

關於詩的一封信

你的兩部原稿——“人民進行曲”和“春耕”，我已全部讀完了。這兩部原稿裏，共收集了你從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九年冬之間所寫的長短詩四十三首。

你要我為你的詩集介紹出版和提意見，我以為你的詩裏毛病很多，出版了對於讀者是不好的，對於你自己，當你更成長的時候，重新讀起這些詩，也要引起懊悔的。

至於要我給你提意見，我是樂意的。現在我就把我在讀你的詩之後的一些感想寫出來，供你參考。

你的詩，大部分是由於生活經驗不豐富和對生活的認識不夠，而顯得內容空洞，語言和比喻混亂；在你所歡喜採用的象徵的手法裏，真實和想像不但沒有很好的結合，而是常常互相抵觸，或者互相糾纏不清；摹倣與抄襲好像已成了你的一種習慣，這樣，使你的詩完全失去了獨立的價值。

你一定是常常寫詩，或許這在你是一種嗜好，也或許是一種娛樂。你的詩許多都是無病呻吟，對革命的願望的一些空虛的無力的叫喊，而這些叫喊，你用外表上看去好像很美的詞句裝飾起來。例如“飛蛾”：

由於一點燈火的引誘

从遙远的地方飛來
为了一个美麗的憧憬
慷慨地把身子獻給光明

多麼的勇敢呀！

你这个真理的信徒

虫類的革命家

用“飛蛾”來比拟对光明的追求，是勉强可以的，这是一种象徵，也有人用过，但你最後却把“飛蛾”具体地叫做“真理的信徒”、“虫類的革命家”，不但覺得有些滑稽，簡直是拿“革命家來開玩笑了。

詩是需要形象的。但在你的詩裏的許多形象，是一些从腦子裏勉强擠榨出來的——很不乾淨的东西。例如“招兒的一生”裏：

嫌惡立刻爬上了他的臉

“嫌惡”“立刻”“爬上”，“嫌惡”用“爬上”已經不自然，而“立刻”是快的意思，“爬”却又常常是緩慢的。

但爸爸板起冬天的臉

“冬天的臉”，你是不是說陰沉的臉呢？还是冷酷的臉呢？把“冬天”兩個字放在這裏是不恰當的。

你的眼睛噙着愁苦

你的臉像冬天的瀝水

你的心像一隻拋下了錨的破船

靜候着生活的逆潮的沖激……

一个人的臉、眼睛和心是有生理上的關係的，而你所採用的比喻却沒有什麼關係：你說“臉像冬天的瀝水”，而“心像一隻拋下了錨的破船”，這之間的關係是不可想像的。“冬天的瀝水”，

这又是說明什麼呢？“破船”是要沉的，既然要沉，又怎麼會“靜候着生活的逆潮的冲激”呢？

埋去一个雜草叢生的山岡上
——年青的春風吹綠了野草
但你的灵魂永远追恋着死亡……

“去”大概是“在”字之誤，“年青的春風吹綠了野草”，春風加上了“年青的”是什麼意思呢？不加上“年青的”三字不可以嗎？你寫的是一个女人不幸死了的，那末她又怎麼會自己“追恋着死亡”呢？倒不如說死亡追恋着她吧！

廣闊的世界沒有了你的渺小的名字
在舊社会裏，一个鄉下女人，“廣闊的世界”原來就沒有她的“渺小的名字”的，这也並不是她感到最痛苦的事。她假如有不幸，決不是因为在“廣闊的世界”上失去了自己“渺小的名字”。

例如“春耕”裏：

汗珠滾落到泥裏
(这是最好的肥料呵！)

这是象徵的呢，还是真实的呢？我們有時說用血汗灌溉土地，意思是以辛苦的勞動去培植莊稼，这原是有些象徵的說法；而你現在却真的把“汗珠”当做“肥料”，而且加上一个那麼肯定的形容詞“最好的”，這麼一來，却反而成了不合乎科学的了。

但埋在土壤裏的
希望的籽种
要突破黑色的命运而
生長

“黑色的命运”指的是什麼呢？因为“土壤”和“籽种”之間的關係既然是這麼具体而又明確，接着却來了“要突破黑色的命运”，

這是指天氣呢，還是指“籽種”的包殼呢？其它還有什麼需要“籽種”去“突破”的呢？

是生命萌芽的日子呵

希望的亮麗的輪子在陽光中滾動着

在同一首詩裏，前面的“希望的籽種”和後面的“希望的亮麗的輪子”是一種東西呢，還是兩種東西？假如都是“希望”，它怎麼一下像“籽種”一下又像“輪子”呢？

在“更夫”裏：

沉重而單調的步伐

吻着夢的村路

“步伐”“吻着夢的村路”，這是不是說“更夫”的腳步走過在做夢的鄉村的道路呢？腳步走路怎麼會是“吻着”呢？是不是“更夫”的腳踩到地裏的時候是充滿柔情，竟像是“吻”呢？

黑暗鞭着罪惡的馬

向死亡的深淵逃逸

這些句子多麼可怕！而這些想像也多麼奇怪！

“罪惡的馬”象徵什麼呢？“馬”而向“深淵逃逸”，這裏，你的馬豈不成了兩棲動物了嗎？

在“篝火”裏：

荒涼的鼾聲

是不是還有一種“繁盛的鼾聲”？

冰冷的寒夜

是不是還有一種不冰冷的“寒夜”呢？“冰冷”和“寒”究竟有多大區別呢？

天空抖落了陰鬱的雲塊

“陰鬱的雲塊”是不是像很乾燥的樹葉一樣可以“抖落”呢？

流溢着新鮮的乳白色的烟液……

“烟”是一种气体，而“液”当然是一种液体，你所說“烟液”究竟是气体还是液体呢？假如以“流溢”这一動詞來推測，則你所說的“烟液”是有些像啤酒剛倒在杯裏的樣子，它是泡沫很多，而又从杯口“流溢”出來的。

他們用殺戮
餵養着
我們
又用鋼刀
插進我們的
血管

“殺戮”怎样“餵養”呢？“餵養”即使不使生物成長，也總使生物能維持生命，而“殺戮”却不是使生物死亡，就是使生物受傷，你的意思究竟是怎樣的呢？是不是要用“殺戮”把我們“餵養”大了，再又用“鋼刀”“插進我們的血管”呢？這是一種什麼遊戲啊！

在你的“給一個戰鬥的歌者”（寄 B. K.）這首詩裏，你說：

你挑起了
祖國的
命運
像殉道者
背負着
十字架……

這是非常不合適的，難道你的那位朋友對於我們的祖國真的顯得那樣重要嗎？

諸如此類的語言和比喻，使你的詩成了一种文字的玩弄，這種文字的玩弄是和生活的真實的語言之間沒有什麼關係的。在

“排字工人”这首诗裏，你这样描寫工人的生活：

你們
晒不到
太陽
你們
呼吸着
鉛字的
毒氣
你們
沒有健康

你們的寶貴的
青春
在印刷機的
喧嚷聲裏
埋葬
你們顛倒了
生活的程序
白天睡覺
夜晚工作……

你們，你們
可敬的排字工人呵
你們是在用鮮血

灌溉文化的花朵呀！

這裏，與其說你是對排字工人表示尊敬，不如說你是對排字